



# 静静的顿河 (四)

# 静静的顿河 (四)



原著 [苏]肖洛霍夫  
改编 沈治平 韩幼文  
绘画 黄云松 张昌洵  
付东黎  
封面 杨宏富



## 内 容 提 要

由于哥萨克支持了白军，因而使红军在顿河流域的战斗中遭受了重大的伤亡。直至斯大林亲临前线视察，并向列宁写信建议改变进军的方向，才挽回了局势，迫使白军退出了顿河地区。葛利高里被溃退的白军抛弃了，参加了红军，并担任了连长。不久，他受伤复员，但因惧怕肃反委员会清算旧帐，再度出走，并被胁迫加入了匪帮。充满了矛盾的葛利高里不知走哪条路才好。亲人们一个个离开了人世，最后只留给他一个儿子……



1. 驻守在顿河左岸的哥萨克叛军，隔河跟红军相持了一段时间后，开始松懈起来。尤其是大雷村的哥萨克，一到黄昏，妻子们便带来食物和酒。土室里一片歌声、妇女的尖叫声、男人疯狂的笑声……



2. 一天夜里，装载着红军的木筏，悄悄渡过了顿河，突然向叛军的战壕和土室冲去。大雷村的连队被打垮了，仅仅靠着漆黑的夜晚，才算幸免了遭受全军覆灭的下场。



3. 在这紧急的情况下，葛利高里承担了全面指挥战斗的任务。他抽调部队增强了防务，并亲自带着两个骑兵连，星夜赶到大雷村附近，准备在天亮后向渡河过来的红军发起冲锋。



4. 天刚蒙蒙亮，葛利高里得知鞑靼村的连队抛弃战壕开始逃跑的消息，就带领半个排的骑兵前去堵截。



5. 大部分鞑靼村哥萨克都站住了。只有一个人还顽固地向前跑着。葛利高里没有工夫去仔细辨认，离老远就喊：“站住！狗崽子！”那人突然停住步，回过身来怒吼：“你的亲爹——是狗崽子吗？”



6. 葛利高里跳下马一笑着走到父亲跟前，和解地说：“爸爸，别生气，你穿了这件新棉袄我认不出来。”接着，他提高嗓门道：“我命令你回去！战斗的时候如果违抗首长的命令，你知道军法上是怎样规定的吗？”



7. 鞑靼村的人给降服了，他们排成双列纵队走回战壕。跟在潘苔莱身后的一个老头子说：“喂，上帝给了你一个英雄的儿了！”潘苔莱得意地点点头：“这小子完全像我！简直比我还要狠！”



8. 黎明时候，红军的散兵线在浓重的雾气中向月申斯克方面冲了过去。他们被一片水洼地所阻，而且受到了躲在林子里叛军机枪的猛烈扫射，队伍有些混乱了。



9. 一部分红军跳上了挤得满满的木筏划走了。其余的被紧逼到顿河边，拼命抵抗。最后，他们高唱着《国际歌》，发起了一次反冲锋，全部牺牲了。



10. 葛利高里立即率领着两个骑兵团，泅水过了顿河，和白军会合了。



11. 月申斯克镇的军官俱乐部里，叛军司令部为庆祝会师，举行了庆祝宴会。白军将谢珂列乔夫醉醺醺地说：“如果没有我们，红军早把你们消灭啦！你们曾经和布尔什维克和平共处过，要将功赎罪……”



12. 库金诺夫致答词了，但谢珂乔夫几次打断他的话，“你们去过红党那儿，因此对你们的信任是有限度的……”有点醉意葛利高里忍无可忍地站起身来，心里想：“哼，我们给你们干也有一定的限度……”



13. 他走到台阶上，吸了口新鲜空气。“痛苦的环境逼着我和这些老爷们合作，不然的话，连他们的味儿都不愿闻呢。他现在骂人，以后再掐你的脖子……我知道合作的结果怎么样……”他边想着边朝门外走去。



14. 他摇摇晃晃地朝阿克西妮亚的姑母家走去。没有敲门就走进了内室。出乎意料地遇到了冤家对头司契潘。



15. 他们尴尬地沉默了好一阵，葛利高里才向司契潘走过去问：“你老婆在哪儿？”“你是来探望她的吗？”“是的。”葛利高里叹了口气，坦白地承认。“她去买伏特加啦……请坐，等等吧。”



16. 阿克西妮亚打酒回来了。她走到桌子边，认出了葛利高里，使出很大劲才说：“您好，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



17. “你也来喝一杯？”“我不会喝酒。”“如今我什么都知道啦……为了贵宾的健康喝一杯吧。”“为了祝他健康我喝一杯！”阿克西妮亚响亮地说，一口气就把那杯酒喝下去了。



18. 葛利高里几次想要走。但是他害怕司契潘会把他的逃走当作胆怯的表现。自尊心不允许他离开阿克西妮亚，把她让位给司契潘。直至传令兵来找他，他才站起来和司契潘握了握手。



19. 葛利高里又抽空回到了鞑靼村。他把两个孩子抱在自己的膝头，似乎觉得两个孩子的头发里散发着太阳、青草和温暖的枕头气味。他是个很少动感情的人，这一回却流出了眼泪。



20. 在吃午饭时，葛利高里警告妹妹：“从今天起忘掉珂晒沃依！如果你再提到他，我就像撕癞蛤蟆一样，把你撕开！”杜妮亚希珈倔强地说：“哥哥，我是没法子对心下命令的呀！”



21. 太阳落山以前，葛利高里修好篱笆，来到娜塔莉亚的身边。她打扮得干干净净，穿着高领衣服，为了不让他看见脖子上的伤痕。这一切都是为他……一阵温柔的巨浪猛烈地袭击着他的心。



22. 第二天，娜塔莉亚带着孩子送丈夫到大门外。孩子们拉着她裙子边哭边说：“别放他走，好妈妈！打仗会打死他的！好爸爸，你别上那儿去吧！”葛利高里还从来没有在那么可爱的早晨，怀着如此沉重的心情离开村庄过。



23. 夜里，葛利高里在离梅德月次克河口镇不远的河湾村，找到了自己的师部。参谋长考佩洛等人正焦急地等待着他，立即向他汇报了前线的情况：“红军正坚守梅德月次克河口镇，集中了近四千人的兵力……”



24. 葛利高里接过白军师长非次哈拉乌洛夫将军要请他们第二天去开军事联席会的通知，挥挥手说：“睡吧，现在将军们就要替咱们考虑问题啦。咱们明天到将军那儿去，叫他教导我们这些可怜虫吧……”



25. 翌晨，菲次哈拉乌洛夫将军见他们来到，冷冷地点点头，低沉地说：“……起义军的游击战争结束了。要把你们的队伍编进顿河军去。昨天你们为什么不听命令……谁是你所谓的师长？”



26. “是我。”葛利高里低低地回答，“我昨天有点事回家了一趟。”“师长在作战的时候回家？师部简直变成窑子啦！你们不是军队，是匪帮！葛利高里先生，你只配当一个马弁！”



27. “我请您别对我大喊大叫！”葛利高里涨红了脸，站起身来，用脚踢开凳子，“大人，如果您敢用手指头动我一下子，我就当场把你砍死！”



28. 寂静之中，菲次哈拉乌洛夫嘟囔着说：“脾气发过，就完啦。请坐吧。请您把全部骑兵调到东南地区去。”“不行，这太费时间。”“您拒绝执行我命令？现在请您立刻把指挥权交出来！”



29. “我服从起义军总司令库金诺夫的指挥。您指挥一个师，我也指挥一个师。请您别对我指手划脚！”葛利高里说着起身告辞。菲次哈拉乌洛夫愤愤地说：“关于您的行动，我立刻向军部报告！”



30. “别吓唬我，我不是胆小鬼！”葛利高里“砰”一下推开门，走了出去。考佩洛夫追上去劝他：“你疯啦！这件事将够你受的啦！”葛利高里甩开他的手，响亮地招呼传令兵：“带马！”



31. 葛利高里离开白卫军师部后，直接来到前沿阵地。白军枪弹充足，打得很勇敢；他的部队枪弹不足，士气也不高。一种冷淡的心情控制着他。他不愿和红军讲和，也不愿代白军送死。“让他们去打吧。”他幸灾乐祸地想。



32. 葛利高里走到一处山岗下面，独自躺了下来。这是第一次直接避开参加战斗。不久以前，他对自己、对受他指挥的哥萨克的生命毫不吝惜。但现在有点改变了……他从来没有觉得战争得如此无聊。



33. 割草季节到了，鞑靼村的哥萨克又在草原上忙开了。在割草回村的路上，妲丽亚突然嫉妒起娜塔莉亚来，心想：“她又有丈夫又有孩子，可是我呢？”



34. 想到这儿，她冲口对娜塔莉亚说：“你记得今年春天葛利高里回家来探望的那一次？葛利高里又到她家去了……”娜塔莉亚一声不响，把自己那张被痛苦弄得很难看的脸藏起来。



35. 葛利高里率领着自己那个师，参加了沙石金附近的战斗，俘虏了二百名红军。他走进司令部，正碰上新任参谋长安得烈扬诺夫上校，在审问一名红军连长。



36. 这位红军连长拒绝回答问题，而且嘲笑了上校的一些观点。这使葛利高里很高兴，因为他也讨厌这个口若悬河、不学无术的上校。当上校准备拔手枪时，他挡在中间：“行啦，你们都是脾气暴躁的人。我不准这样做！”



37. 安得烈扬诺夫怒吼了一阵，终于把枪插回了枪套：“我不愿弄脏我的手……”葛利高里笑了：“我早就检查过您的手枪啦，您对武器保管得真糟。枪膛里没有子弹，而且至少两个月没擦啦！”



38. 把红军连长押走之后，安得烈扬诺夫不满地说：“您勇敢地保护这个讨厌鬼……还当着他的面嘲笑我，看样子我们很难合作下去。”“我也是这样想。”葛利高里淡淡地回答道。



39. 在顿河军司令部的干预下，叛军进行了改组。葛利高里被提升为中尉，但却撤去了师长职务，降为十九团第四连连长。在离开师部时，哥萨克们成队地恋恋不舍地前来和他握手道别。



40. 葛利高里一到十九团报到，团长就交给他一份电报，说：“你府上发生了重大的幸。我给您一个月假期去处理家务。”电报上说：娜塔莉亚死了！



41. 原来，从妲丽亚嘴里听说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重修旧好之后，娜塔莉亚一连几天都像是在做噩梦。终于，她忍无可忍，去询问阿克西妮亚。阿克西妮亚坦白地说：“这一切都是真的。村里人不是乱说。”



42. “你妨碍了我一辈子。”娜塔莉亚露出一一种从未有过的镇定神情，“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阿克西妮亚的脸色灰白：“不，我不是水性杨花的女人，葛利沙是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他能活着回来，就让他在你我之间挑选吧……”



43. 第二天中午，娜塔莉亚和婆婆去土井跟前汲水，把这事告诉了婆婆。她心里积聚的全部苦闷，爆发成一阵抽搐的哭泣。



44. 葛利高里上次回家后，娜塔莉亚又怀孕了。她决心不再为他生孩子，悄悄走出村子，直至深夜才回家来。她对前来搀扶她的婆婆说：“请替我擦洗一下身子……我把孩子堕掉啦……就是血流得太多……我头晕得厉害。”



45. 娜塔莉亚失血过多，潘苔莱赶着牛车请来了医生。医生看了一下，毫无希望地挥了挥手。到中午时候，娜塔莉亚死了。



46. 等葛利高里赶回家来，娜塔莉亚已经埋葬三天了。他抱住走出大门来迎接他的孩子，用颤抖的声调说：“别哭叫！别流眼泪！我的亲爱的孩子，变成没有母亲的孩子了吗？”



47. 母亲把葛利高里叫到里屋，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她不想生孩子，是因为不久前去看过阿克西妮亚……什么事都知道了……”“……是这样吗？”葛利高里的脸涨得发了紫，低下头去。



48. 葛利高里的痛苦，不仅是因为后来逐渐爱上了娜塔莉亚，还因为觉得他对她的死是负有责任的。如果她活着时来一次威胁——带着孩子回娘家去；如果她非常仇恨他……大概后悔的心情就不会这样强烈了。



49. 葛利高里只能用劳动来忘却心头的伤痛。他在家里干了两星期的活，和孩子们混熟了。他对他们的依恋感情，更使他怀念起妻子来。于是，他决心立刻回前线去，不然，他会憋死的。



50. 在这两星期中，他只见到过阿克西妮亚三次。她透着女性固有的聪明和机警，尽量避免和他见面。她明白：最好别碰到他。现在她的感情稍有不慎，就会使他反感。只是当他离村时，才向他挥了挥手。



51. 一路上，葛利高里遇到不少开小差的哥萨克。他们都不愿意打到顿河以外的边境去，认为那是俄罗斯人的事情。葛利高里望着这些人的背影，更觉得自己要走的路迷茫极了……



52. 姐丽亚自从丈夫死后，生活放荡，害上了梅毒，觉得一切都完了。在葛利高里返回前线十多天之后的一个黄昏，她和村里的妇女们一起去顿河时洗澡，游出去很远，然后高擎两手向岸边的人喊道：“永别啦，大嫂们！”



53. 接二连三的灾祸，使潘苔莱变得喜怒无常。他会突然把修理的马轭砍得粉碎，或是把一头闯进菜园的小猪打死。每逢这种时候，老伴反会安慰他：“打吧，咱们能挣回来的。”这样一来，潘苔莱反而泄了气。



54. 九月份，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红军推进到了顿河沿岸。潘苔莱只好作第二次撤退，他让杜妮亚珈到一个亲戚家去避难，自己带着老伴和葛利高里的两个孩子，向顿河对岸撤去。



55. 十月初，斯大林到了南方前线视察后认为：进攻顿河流域，只能使哥萨克为保卫自己的村镇而团结在白军周围。红军应该改变战略计划。向顿巴斯进军。



56. 列宁批准了斯大林的计划，并由党中央委员一致通过。红军开始撤离顿河地区，从活龙涅什一带经过哈尔科夫，向顿巴斯和罗斯托夫推进。



57. 潘苔莱一得到红军撤退的消息，立即带着家眷返回鞑靼村。杜妮亚希珈也回来了。在村道上，他们遇到了一辆马车，车上是从前线运回来的三个阵亡的哥萨克。



58. 村子里响起了送葬的钟声。潘苔莱站在自己家残破的篱笆跟前，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怖：“也许被枪弹打死的葛利高里现在也躺在什么地方吧？上帝，可别这样啊！”



59. 不久，葛利高里果然被马车送回来了。一家人惊慌失措地迎上去，传令兵大声安慰他们：“别害怕，他活着哪！他正在害伤寒病！”



60. 去找医生的杜妮亚希珈一跑出大门就遇到了脸色苍白的阿克西妮亚。她那痛苦的神情使杜妮亚希珈不由自主地说：“他活着哪！他害伤寒病哩！”



61. 直至十一月底，葛利高里才摇晃着身子起了床。因为剃光了脑袋，只好和孩子们在屋里玩。女儿老缠着他：“我想妈妈，难道她死了就不再看我们啦？”葛利高里的眼里涌上了泪水，疾病使他的意志脆弱了。



62. 儿子却喜欢谈论战争。他时常纠缠父亲，问一些父亲也难以回答的问题：怎样打仗啦，红军是什么样的人啦，用什么打死红军啦，为什么打死他们啦……一遇到这种情况，葛利高里总是烦恼地训斥儿子：“住口，缠人鬼！”



63. 但是战争每天都要使人想到它。从前线回来的哥萨克们来探望葛利高里，带回了一些很不利的消息：石库洛和马蒙托夫已经被布琼尼的骑兵打垮了，这一回红军真的要把我们赶下海了……



64. 不久之后，形势果然发生了变化。鞑靼村的哥萨克准备第三次避难。葛利高里临返回部队的前一天黄昏，突然去找阿克西妮亚，要她跟自己一起动身。阿克西妮亚兴奋地说：“跟你上天边去也干，我什么都不管！”



65. 传令兵驾驭着马匹，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坐在爬犁上出发了。她觉得睫毛上的白霜有下种使她痒酥酥的冷气。她笑了，因为长久以来就使她念念不忘的那种幻想十分突然和好奇地实现了……



66. 顿河北方的市镇都往南方移动了。大批难民涌向马内契。整整十几天，葛利高里未能找到自己部队的下落。更糟糕的是，阿克西妮亚像是患了伤寒病，开始发高烧了。



67. “我病了。”阿克西妮亚早就忍受着一路上的痛苦，这时担心地问：“你会扔掉我吗？”葛利高里急得心如火焚：“真是混蛋！我怎么能把你扔掉？”



68. 阿克西妮亚终于支撑不住，昏迷了过去。葛利高里只好找了一家房主人，把身上的钱全部掏了出来，要求他们暂时收留阿克西妮亚。



69. 一月底，葛利高里在白粘土村遇到了一些因害伤寒病留在那里的同村人，方知逃难的父亲刚在前一天害病死去。他立刻来到父亲遗体边，默默地跪了下来

.....



70. 埋葬了父亲之后，葛利高里再次害病，陷入了昏迷状态。传令兵想把他留在一个村子里，但他坚决而又喃喃地说：“拉着我走吧……在我还没死的时候……”



71. 在叶卡琪林诺达尔，传令兵好不容易找到了葛利高里以前的几个同事。他们把他送进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他才开始慢慢恢复。



72. 葛利高里病好了之后，和阿尔珂夫等同事准备挤上撤离的船只，但白军不让他们上船，气得他们直跳脚：“现在用不着我们这些哥萨克了吗？”



73. 回到住地后，一种被人利用、欺骗和丢弃的心情围绕他们。有人狂饮，有人高唱，有人乱跳起哥萨克舞来……葛利高里静静地站在台阶，他已看到了红军进攻的信号弹，在马尔霍特斯克山岭后升到了天空中……



74. 一九二〇年的春天到来了。恢复了健康的阿克西妮亚跋涉了半个多月，回到了自己家里。葛利高里的母亲立即向她询问：“我们家的葛利沙……他怎样……你和他在哪里分的手？他还活着吗？”



75. 阿克西妮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告诉了她；老人也告诉了阿克西妮亚，葛利高里父亲死后，他们一家回村的情况。对葛利高里生命的共同担心，使她们亲近起来了。



76. 由于杜妮亚希珈的邀请，阿克西妮亚帮她们一起进行田里的劳作。杜妮亚希珈热情地说：“到我们家来，和我母亲聊聊天，她会轻松一点儿的。你用不着躲避我们！”她们在一起常常议论葛利高里的下落。



77. 七月初，葛利高里的传令兵普罗霍尔回到鞑靼村来了，阿克西妮亚扔下奶牛，抢出院子拦住了传令兵。他说：“葛利高里活着哪！我跟他一起参加了布琼尼同志的第十四师。他已当上了红军骑兵连连长。”



14. 他摇摇晃晃地朝阿克西妮亚的姑母家走去。没有敲门就走进了内室。出乎意料地遇到了冤家对头司契潘。



79. 她像是做梦一样听完他的话，然后跑去找正在滤牛奶的杜妮亚希珈，一下把脸蛋贴在她的肩膀上，气喘吁吁地说：“他活着，而且很壮实……快去！快去告诉妈妈吧！”



80. 在割草季节来到之前，珂晒沃依回到了鞑靼村。他天天去探望杜妮亚希珈。葛利高里的母亲恨这个人，因为是他枪杀了大儿子彼得罗。但珂晒沃依辩解说：“那是打仗，我落到彼得罗手里也一样。”



81. 珂晒沃依主动帮他们家修好了篱笆，又帮着修理运草的船。他问：“大婶子，要不要我帮着割草？”葛利高里的母亲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就是不做声。



82. 由于过度疲劳，珂晒沃依在葛利高里家的板棚下躺倒了。他浑身哆嗦着，疟疾病复发了。葛利高里的母亲愣了半天，告诉孙子：“宝贝儿，拿条被子给这个反基督的小子送去……”



83. 葛利高里的母亲当女儿准备跟珂晒沃依离家之后，才答应了他们的婚事，她边为他们祝福边要他们留下来：“我一个人和孩子们怎么过？要送我们的命吗？”



84. 女儿和女婿留下了，但并没有给老太太带来快乐。她觉得女婿是个外人。她病倒了，只剩下一个希望：等候葛利高里回来，把孩子交给他，然后自己永远闭上眼睛。



85. 在一天夜里，她等女儿和女婿睡着之后，挣扎着走到场院里去，手扶篱笆，望着草原的尽头呼唤着：“葛利申加！我的亲爱的！我的心肝啊，你快回来吧……”三天以后，她就死了。



86. 在得到杜妮亚希珈的同意之后，阿克西妮亚把孩子们领到自己家去了。她喂孩子们吃饭，叫他们跟自己一块儿睡。她抱住从两面贴到身上来的孩子，感觉到了一种奇怪的感情，这是她亲人的孩子啊……



87. 由于珂晒沃依有病，不能重返前线，他被任命为村军事委员会主席。妻子小心翼翼地问：“葛利高里当了红军啦，要是他回来……”珂晒沃依冷冷地回答：“我要追究他的罪行！”



88. 杜妮亚希珈所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葛利高里来了封信，说他又受了次伤，这次伤愈后就可能复员回家啦。她把信的内容告诉了丈夫，丈夫坚决地说：“咱们搬我家去。叫他一个人住在这儿。把财产分开。”



89. 葛利高里回来了。按珂晒沃依的意思，杜妮亚希珈把普罗霍尔也请来陪同吃饭。他一进门就拉住葛利高里悄声问：“干到什么职位啦？”“副团长。”“为什么放你回家啦？”葛利高里脸色阴沉了：“他们用不着啦。”



90. 吃饭时，杜妮亚希珈把阿克西妮亚也叫来了。她和他们共饮了一杯酒，就匆匆告辞出来。她要一个人去想想心事，去体味那种突然而来的幸福心情。



91. 普罗霍尔走了之后，葛利高里和珂晒沃依开始了不愉快的对话：“你好像不欢迎我？”“对，咱俩是敌人。”“从前是。”“将来还会是。为什么让你复员啦？因为不信任你！事情已经很清楚，老兄！”



92. “那么你信任不信任我呢？” “不信任。你必需在明天赶到月申斯克去登记。” “人居然变成一个这样的坏蛋，珂晒沃依！” “你别骂我坏蛋！我对这种腔调是听不惯的……”



93. 第二天一早，葛利高里自己划了一条小船去顿河对岸的月申斯克。他来到了区军事委员部。一个秘书看了他的证明后告诉他：“您到顿河肃反委员会的政治局去一下。您从前当过军官，要上那儿去登记？”



94. 葛利高里犹豫了。他怕被关押起来。正在街上踟躅时，遇到了哥哥的老同事佛明。佛明现在是月申斯克骑兵守卫连连长，他低声劝告葛利高里：“有些地区又发生了暴动，我要出发去镇压。你赶快离开这儿……”



95. 葛利高里思想斗争了好一会，心想：“好汉做事好汉当。”于是来到肃反委员会政治局。经过了填写许多表格和询问，工作人员叫他六天之后去办第二次登记手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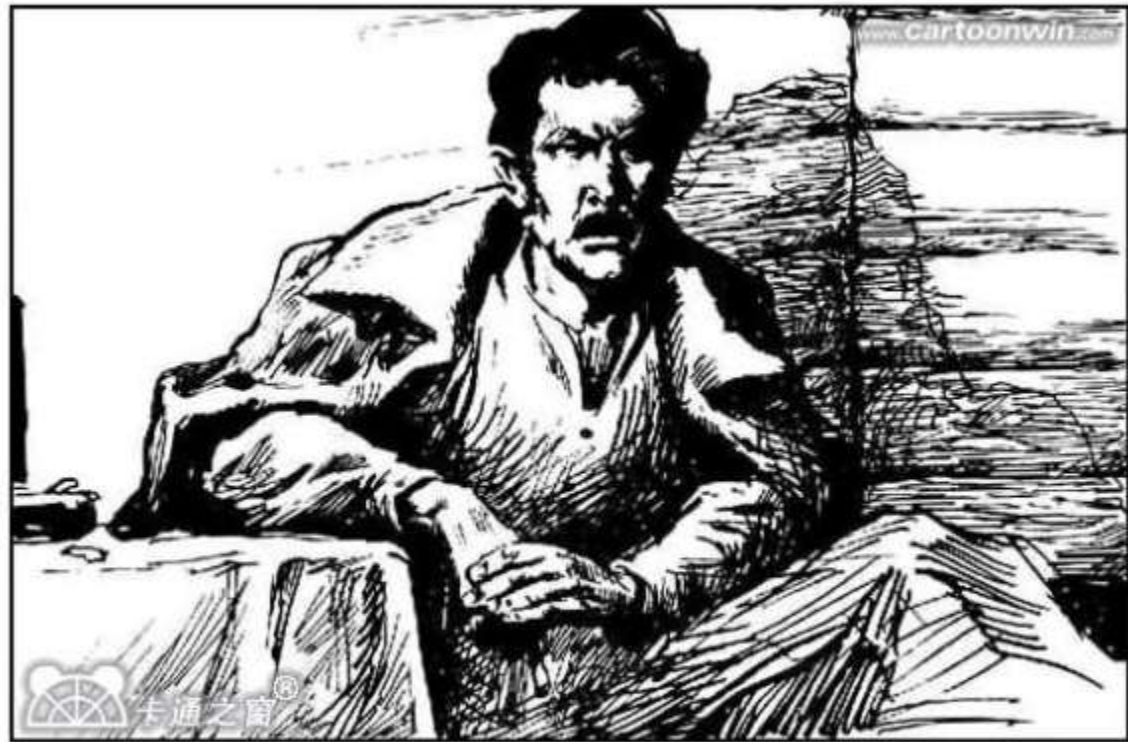
96. 阿克西妮亚收拾了屋子，准备了许多好吃的东西，足足盼了葛利高里一整天。当从杜妮亚希珈处得知葛利高里去月申斯克登记，并有可能一去不返的消息时，有点手足无措了。



97. 直到黄昏以后，葛利高里才回来。他在家里稍待了一会儿，就到阿克西妮亚家来了。他告诉阿克西妮亚：“我的事情不太妙，在暴动时指挥过一个师，又是中尉，他们现在正要把这样的人都收拾掉……”



98. 葛利高里觉得和珂晒沃依见面很不舒服。第二天，他带着孩子和一些用品，搬到阿克西妮亚家里去。杜妮亚希珈把他送到新住所，哭起来：“哥哥，请您别恨我，请您别怪我才好……”



99. 但是，葛利高里并没有找到太平环境。他试着替阿克西妮亚做点什么，可是立刻觉得什么事也不能做。简直是六神无主的样子。那种焦心的、难以断定的前途使他很痛苦。逮捕、蹲监狱、枪毙，这些念头一分钟也离不开他。



100. 三天后的夜里，葛利高里已经准备睡觉了，杜妮亚希珈慌慌张张赶来通风报信：“从镇上来了四个骑马的人，到我们家来了。我听珂晒沃依说……要把你押起来……他们正在商量，你快逃走吧！”



101. 葛利高里很快拿了点面包，对阿克西妮亚说：“我会很快托人带信来的。他们要问起我，就说到月申斯克去了……”然后，他匆匆吻别熟睡的孩子，走出院子去，消失在茫茫雪原中……



102. 为了战胜饥饿，苏维埃政府组织了余粮征集队，来到顿河两岸。哥萨克非常不满。月申斯克骑兵守卫连的指挥佛明家里也被征集去十口袋粮食。佛明的父母怨恨地向儿子在诉说。



103. “我要跟他们算帐的……”佛明告别了亲人，出了村子。路上，他探询战士们对余粮征集队的看法。许多战士对此发牢骚。骑兵连公开嚷嚷：“取消征粮队！”“打倒粮食委员们！”



104. 佛明和营长卡帕林阴谋暴动。一天早上，在连队出操时，他宣布了叛变命令：“如果你们不愿意遭受抢劫，请你们把征粮队从这儿赶出去！从右面起成三列，向右转，开步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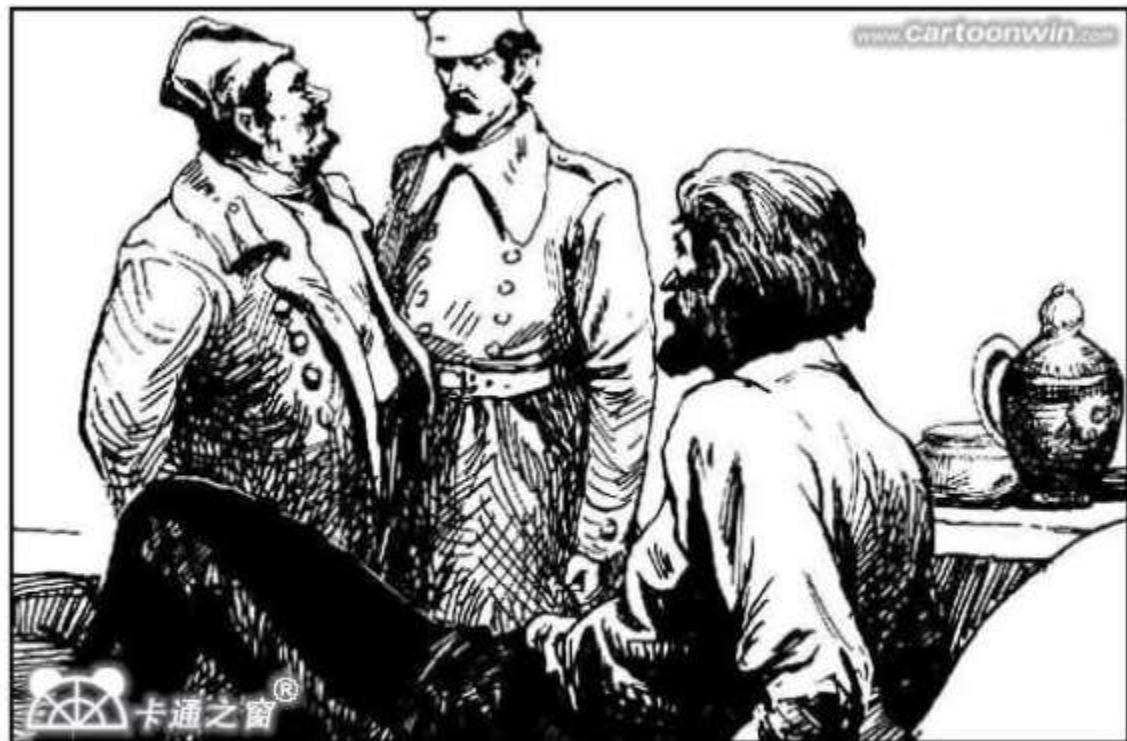
105. 他们砍死了四个反对叛变的共产党员，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去攻打守卫连步兵，一路去夺取机枪连的武器。但都没有成功，只得悄悄地撤出月申斯克，朝东方向开去。



106. 葛利高里从家里逃走后，在阿克西妮亚的远房亲戚家躲了三个星期。但因口粮紧张，又要担风险，房主有了怨言。在一个深夜里，葛利高里踏上了流浪的道路，他刚走到村边，就被三个骑马的人拦住了去路。



107. 他们押着葛利高里来到一个院子里。当他被推进屋子后，万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佛明。佛明亲切地伸手欢迎他，并且说：“我们已经不给苏维埃当差啦。我们要把哥萨克发动起来，然后和苏维埃谈判。”



108. 佛明把躺在床上的卡帕林介绍给葛利高里，然后问：“你是否跟我们走一条路呢？总不能在别人家里躲一辈子呀！”葛利高里也确实走投无路，咬咬牙，半玩笑半认真地说：“参加你的匪帮。”



109. 佛明每到了一个村子，就鼓动哥萨克：“到了停止养活共产党员的时候了。请拥护我们的政权！”头一个星期，佛明还耐着性子听听哥萨克的反对意见，以后就失去了耐心，差点举起鞭子抽打反对他的妇女们。



110. 春耕时节到了，土地在召唤人们去干活。佛明的战士确信这样混下去没有好处，有人就开小差回家了。四月底，佛明匪帮只剩下了八十六个人。留下的都是些无恶不作的匪徒。



111. 葛利高里反对他们的抢劫行为，和佛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如果你不制止抢劫和酗酒，我就把一半人带走。”“你试试看。”佛明伸手摸枪匣子，但葛利高里早把马刀拔出一半来警告说：“你不要脑袋了吗？”



112. 佛明屈服了，第二天早晨，他下令倒空鞍袋。一个哥萨克不愿扔掉脏物，他用手枪当场把他枪毙了，并大声说：“再不许翻箱倒笼了！谁要是违抗命令，也跟他一样处置！”



113. 一支红军骑兵队伍，紧紧地跟着匪帮。葛利高里已预感到很快就要完蛋啦。卡帕林也有同感，建议他夺取领导权，把队伍拉到南方去和别的叛军联合起来。葛利高里冲口说：“我不想这样做，我只是个临时客人。”



114. 一天中午，红军包围了匪帮。葛利高里带着一伙人冲出了包围，逃到了顿河边的树林子里。可他们虽然躲过了红军的追击，但却完全垮台了，只剩下了五个人。



115. 夏天，正是顿河涨水季节。河边的一块长满树林的高地，现在成了一个小岛。匪徒们留下马匹，游水到这小岛上，暂时隐藏起来。佛明的一个叔伯兄弟，每天夜里用小船给他们送来一点食物。



116. 日子过得很无聊，大家都想家里的亲人和土地。卡帕林借口要去看病，想离开岛子，差点被佛明掐死。葛利高里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劝开。



117. 第二天早晨醒来，葛利高里发现卡帕林不见了。原来被佛明等三人杀掉了。



118. 四月底，他们在一个夜里坐小船渡过了顿河，到了鲁别仁村的岸边。一个哥萨克青年来投奔匪帮，他说：“我要跟你们走，我在家里待得腻死啦！”



119. 十天中，居然又有四十个哥萨克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是违反了葛利高里的愿望的，这都是些被击溃的小股土匪的残余分子。他们每人都带着备用马，因此很容易摆脱红军骑兵的追击。



120. 队伍扩大了，佛明要葛利高里担任参谋长，他拒绝了。有一天夜晚，他们来到了鞑靼村对岸。葛利高里再也受不住思乡的苦恋，悄悄离开匪帮，带着马一起游水过河，回到了自己的村子里。



121. 葛利高里敲开了阿克西妮亚的窗户，从窗户里跳进屋子去。“别哭，爱丽莎！”葛利高里安慰着她，急急地说：“跟我上南方去，到那儿去找工作，去安家……”



122. 他要阿克西妮亚叫来杜妮亚希珈。葛利高里把孩子托付给她之后，就和阿克西妮亚趁黎明之前离开了鞑靼村。



123. 走了一长段路之后，他们在一处土沟的底上找到一小块平地，躺下来休息。葛利高里连日劳累，很快睡着了。阿克西妮亚弯下腰看着他，怜惜地想：“你长了这么多白头发，但不久前你还是个小伙子呀……”



124. 当月亮升上来的时候，他们又骑上马赶路了。“站住！什么人？！”他们遇到了征粮队的四名哨兵，葛利高里大声回答：“自己人！”于是猛然拨转马头，对阿克西妮亚低声说：“回去！跟着我！”



125. 子弹在他们头顶上呼啸着。突然，阿克西妮亚向后一仰，又向一旁倒去，葛利高里急忙用手扶住了她。子弹打中了她的胸部，她连哼一声都来不及……



126. 在离开村子二里路的地方，葛利高里离开大道，下了马，把阿克西妮亚抱在手里，小心翼翼地把她放在地上。黎明以前，阿克西妮亚死在他怀里了。他深信：他们的离别是不会长久的……



127. 葛利高里埋葬了阿克西妮亚，觉得再也没有着忙的必要了。一切都完了。他在野外度过了不少烦恼而又无聊的日子。为了消遣时间，他整天用木头削勺子和  
小碗，想把这些小玩具带回去给孩子们……



128. 严冬之后，他终于回到了鞑靼村。站在门外的儿子认出了这个外表可怕、连鬃胡子的人，就是自己的父亲，轻轻地告诉他：“妹妹得白喉死啦……”他走上前去抱住了儿子，抱住了在他的一生中所残留的全部东西。（完）